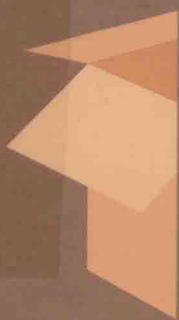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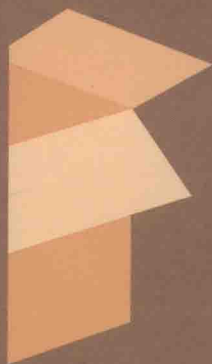


箱男

王建新——译

安部公房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王建新——译

安部公房 箱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箱男/(日)安部公房著;王建新译. 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(安部公房都市失踪三部曲)

ISBN 978-7-5675-3620-3

I. ①箱… II. ①安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9280 号

HAKO OTOKO

Copyright © 1973 by Kobo Ab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the Estate of Kobo Abe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

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9-2015-098 号

箱男

著 者 (日)安部公房

译 者 王建新

项目编辑 许 静

责任编辑 陈 斌

责任校对 王丽平

装帧设计 卢晓红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32 开

印 张 5

字 数 91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3620-3/I·1372

定 价 22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上野・流浪汉大整治，今晨全线出击拘捕一百八十人

临近严冬，为配合对一〇九持枪杀人狂的防范行动，东京警视厅上野行署采取行动，于二十三日清晨对在台东区上野公园、国铁京成线地下通道中安营扎寨的流浪汉进行了全面清理，在上野公园内的东京文化会馆、地铁通道共抓获一百八十人。依照轻犯罪法（流浪罪、擅自滞留公共设施罪）、道路交通安全法（在公共道路上进行违法活动）的规定，警方以“现行犯”为由对上述人员实施拘捕后，将他们带往上野警署大楼，并获取他们的指纹和头部照片。对其中自诉患病的四人，交台东福利机构送往医院，另有九人被送往养老院，对其余人，命其交付“不再流浪街头”起誓书后当场全员释放。不过一小时后，上述流浪汉几乎如数返回了各自的营地。

我的自述

这是一份在纸箱中度日的男人——箱男的实录。

现在，我在纸箱中作这份自述。这纸箱，是一个从头往下套刚好捂住腰部大小的包装箱。

方才说的箱男，其实就是我本人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是：箱男在箱中作箱男的自述。

箱的制作

材料：空包装箱 一个

乙烯薄膜（半透明） 五十厘米见方

包装箱封口胶布（耐水性） 八米上下

铁丝 两米左右

工具刀

（另外，作为上街的装备，还需要三个旧麻袋，一双长统雨靴。）

空包装箱的尺寸：长宽均为一米，高度为一米三。纸质不讲究。不过从实用上看，最好选用俗称“四对折”的通用品。首先，这种纸箱容易搞到手；其次，由于这种纸箱一般用于不定型商品——如形状各异的食物、杂货类的包装，质地也就相应地结实些；最后一点最要紧，那就是，当这种纸箱与其他类纸箱混在一起

时，人们难以分辨。事实上据我所知，几乎所有的箱男就像开会研究过似的，用的都是这种“四对折”。如果纸箱有了明显的特征，就会相应地失去隐姓埋名的功效。

近年的普通纸箱，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强度，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防水处理。除雨季外，一般都能对付。而且，普通纸箱透气性好，轻便好用。不过，谁要想一年四季都用同一纸箱，我就会向他推荐“蛙皮箱”，这东西表面镀了膜，确实名副其实，耐水性好得很。新“蛙皮箱”表面有一层光泽，像浇过油似的，还容易产生静电，用不了几天就附满灰尘，浑身上下尽是斑点。再加上这种纸箱的切面很厚，还带有浪纹，路人一眼就能认出。

也谈不上有什么制作工艺。首先，你得确定箱子哪面为上，哪面为下。这既可以依据箱面的印刷图案而定，也可选较完好的一面为上，反正随主人的便。接着，就是用刀切掉底盖部分。要是随身物品多，不切也行。把开口向里朝上折，再用铁丝和胶带把两端固定好，夹层里面还可以放东西。然后就是把纸箱原有的开口处——顶部三处，侧面一处，用胶带封死。

加工窥视窗时要慎重。先要定好窗口的大小，开窗的位置。这方面，虽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不过可参考以下的数字：窗的上边离顶面十四厘米，下边再往下二十八厘米，这就差不多了。为了头顶箱子时不晃，我总是在头顶垫一本杂志——减去这杂志厚度后，开好的窗子的上缘线差不多跟眉毛等高。也许你认为这

窗是不是开得太低了点。要知道，在这里面生活，抬头往上看的机会是不多的。使用频率高的是窗子的下缘。这个位置一定要定好，要是直立时看不清前面一米五左右的路面，行走就不方便。至于窗口宽窄的尺寸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可讲，只要开的窗口既不影响纸箱的强度，又能满足通风需要就成。反正箱子底部是穿的，不愁里面空气不好，窗口开得越小越好。

下一步工作是在开好的窗口上贴乙烯薄膜，干这活还真有点讲究。本来，只要在窗口的外侧上方用胶布把一整块薄膜固定在纸箱上，侧面和下面不管它就行了，但我要提个醒，千万别忘了在薄膜正中竖着开一道口子，而且要让开口处的两片薄膜重合两三厘米。这道重叠开口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起到预想不到的作用的：纸箱保持垂直时，外面的人看不见里边，而稍把纸箱一斜，就可以透过这道开口从里面看到外边了，这东西做起来不难，起的作用可不小。因此选择薄膜时一定要慎重，要尽可能用既厚实又柔软的那种。不要用气温稍有变化就发硬的便宜货，更不能用风一吹就翻起来的薄家伙。薄膜的厚度和柔软度，至少要保证它随箱子的倾斜能自由地调节竖缝的宽窄，稍微有点风也不至于翻起来。要知道，对于箱男来说，这条竖缝简直就是他的眼神，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万万不能简单地把它看做是一个窥视外界的孔。对箱子倾斜度的调节，代表着箱男对外界的眼神，当然这眼神绝不会是不带恶意的。即便是世界上最狠毒的目光，我想也毒不过

这乙烯窗帘缝里透出来的东西。对于整天处于遭人白眼地位的箱男来说，这条缝就是他少有的护身法宝。我就不信，世上会有人被这条缝里的目光盯上几眼后能做到不为之所动。要真有，我倒想一睹他的尊容。

要是得经常出入人流如潮的场所，也可以在纸箱的两侧开辅助孔。办法是：在直径十五厘米的范围内用粗铁钉扎几个小孔，孔与孔的间隔，以不影响纸箱强度为原则。这些小孔，既是辅助窥视孔，又可帮助辨别外界声音的方位。孔从里向外开，毛刺面在外——这样做虽然有损纸箱的外观，但似乎对防止灌雨有好处。

最后的工作，是把余下的铁丝按五厘米、十厘米、十五厘米长度裁成短截，扭成大小不等的钩，固定在纸箱内壁。虽说随身物品越少越好，但手头必需的用品还是要带的。什么收音机啦，水杯啦，热水瓶啦，手电筒啦，手巾啦，杂物盒啦，这些东西收拾起来够费事的，壁上有几个挂钩就方便多了。

至于为什么要带长统雨靴，不说谁都明白。反正纸箱的孔开好了，事情也就差不多完了。麻袋嘛，缠在腰间，可以填补身子与纸箱壁之间的空隙，走起路来箱子不会晃荡。在腰上裹三层，把前面破开，有什么事行动起来方便，比如大小便什么的，就利索多了。

例如,A是这样走出去的

纸箱的制作并不难,充其量一个小时就能完成。问题是,真要把这玩艺套在身上做箱男,得有相当的勇气。这纸箱原本谁也不稀罕,可一旦谁钻进去,套着它在街上走,他就即刻成了一个箱不箱、人不人的怪物,箱男身上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毒。当然啰,杂耍棚里的熊男、棚外画上的蛇女身上多少也有点毒,不过这毒跟门票钱刚好相抵,可箱男身上的毒就不这么简单了。

就说你吧,恐怕就没听人说过箱男的事。这箱男不一定非得是我,当箱男的又不是我一个。虽然还没有过这方面的统计数字,但有迹象显示,全国上下到处都有箱男游动的身影。但奇怪的是,我从未听人谈论过箱男。我觉得,世人好像打算对这事就这么缄口不语下去似的。

那么,眼前的事实呢?

不用装聋卖傻了。箱男不扎眼,这也是事实。他往人行天桥下、公共厕所和公路护栏间一钻,就和垃圾毫无区别了。但是,不起眼不等于看不见。这不是什么稀罕东西,不至于碰不上。就说你吧,就肯定见过,只不过是承认见过罢了。这种心情我明白。明明看见了却假装没看见的,不光是你,被你看见的那人也一样。想想看,就算是半夜三更戴着墨镜或蒙着面在外面走走,别人就会不是认为他想作什么案,就是认为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

的事。把全身都捂在纸箱里的我们这号人就更不用说了。无论别人投来什么样的怀疑眼光，我们都绝不会吱声叫屈的。

说到这儿，你肯定会奇怪地问：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有人会心甘情愿地加入箱男的行列呢？这动机说起来有时叫人听了心烦，甚至听起来算不上是动机，比如说 A 吧——

某一天，一个箱男住到了 A 所在的公寓的窗下。对这东西，A 不想看也得看，不去想自然也得想。A 感情上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：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被这个外来怪物非法侵犯了，他当然厌恶、烦躁、恼火，当然想出出气。不过起初他还是忍了下来。心想过不了多久，附近那些好管事的人就会把他当垃圾弄走的。结果等来等去，还是不见人来收拾。最后，A 实在忍不下去了。跑到公寓管理员那里去诉苦，结果没有下文。毕竟能抬眼从家里看见这家伙的只有 A 一个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别人怎么会管这种闲事呢？看来，这些邻居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家都装着没看见，想就这么拉倒。

A 实在无奈，只好自己去了警亭。接待的警官听完了申诉，满脸不情愿地问：“那么就是说，你打过招呼叫他走啦？”随后又叫 A 先写份受害报案书放在那里再说。到这时，A 感到，原来这箱男也不是那么简单对付得了的。

警官带有嘲弄的追问，逼得 A 只好痛下决心靠自己来解决问

题。于是，他离开警亭，顺路到朋友家借来了一支气枪，回家后先抽支烟，稳稳神，然后第一次不是侧目斜视而是正目怒视地看着窗外。说来也巧，箱男的薄膜窗这会儿也正对着这边。两者间的距离不过三四米。好像看准了A的无能似的，对方把纸箱一斜，窗上吊着的半透明乙烯帘立刻纵向地分成两片，里面露出一只干巴巴的眼睛。这下，A可真的火了，他顾不上开窗，立刻把子弹塞进枪膛，把枪端了起来。

可是瞄哪儿？距离这么近，要真打，连眼珠都能打中！不行，这样做只能图一时痛快，事后的局面可不好收拾。我只要能把 he 赶走就行。想到这儿，A脑子有点乱了，他想象着对方在纸箱里的姿势。描画着纸箱里那个身体的轮廓。不知不觉，压着扳机的指头有点麻了，他有点犹豫了。行，要是这么就能把对方吓跑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！我也并不想让他流哪怕是一滴血。不过，这么老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一旦对方看透我的心思，知道我不会动真格的，那事情就麻烦了。A就这么端着枪等着，看他能挨多久。等着等着，火又涌上来了，时间在一分分过去，火在一阵阵往上涌，在燃烧、燃烧——手指终于勾动了扳机。几乎是同时，先是枪声，接着是对面的纸箱，发出了一声像是伞把掠过湿裤腿时的那种沉闷的声响。

纸箱抖了一下，无论厂家在箱子的强度上动了多少脑筋，这东西毕竟是纸做的。就算它能承受一定面积的压力，集中于一点

的冲击力它是对付不了的。铅弹肯定实打实地扎进了那家伙的肉里。不过奇怪的是，里面并没有传出预想的惨叫声或者骂声。

纸箱跳了一下，静静地落到地上。箱中好像有了点动静。A 愣愣地站在那儿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刚才瞄准的部位，是连接窥视窗右上方和左下方的斜线上往下几厘米的地方，估计那儿差不多是那人右肩下方吧。是不是心太软没打中？从纸箱的反应看，不像。这时，他脑里浮现出一连串不快的想象。说不定，当时那男人在纸箱里并不是对着正前方，说不定是把整个下半身捂在麻袋里以某种姿势待在里面也不得而知；也有可能他的腿是斜对箱壁伸着，而不是双腿盘着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，不能排除的最坏可能是：子弹擦过肩头，击中了他头上的动脉。

A 木然地站在那儿，满脑子一团糟。他呆呆地张着嘴，像是描着一个绷着的椭圆。他真盼着那箱子能跑起来，像盼救星似的静候着纸箱的下一个动静。还没动——不，在动——确实在动！幅度没有钟的秒针大，但肯定比分针要快，纸箱的倾斜越来越明显了。该不会就这么倒下去吧？里面传出一阵半干不湿的泥土摩擦声，站起来了，他突然站起来了，个子还真高！接着，里面传出一种像是敲打湿帐篷的声音，那人缓缓地扭过身子，低声咳嗽了几下，然后伸伸腰，微微地左右摇晃着纸箱，迈开了步子。也许是弓着背吧，腰的部位显得特别朝后，简直有点令人不安。他好像是说了句什么，不过 A 没听清。他一步步地沿建筑物走到路

上,随后就拐了个弯,消失了。A 心中留下的最大遗憾是,他没能看到箱男离去时的那张脸。

或许是精神作用吧,箱男待过的地方,显得比旁边的土要黑。他留下了五截踩灭的烟头。一个用纸作塞的空瓶,里面趴着两只大蜘蛛,其中一只好像已经死了。还有揉成团的巧克力面包纸,再就是三块连成一线的拇指大的暗褐色斑点。是血迹? 不,好像是痰或口水。看到眼前的这些,A 笑了,这是只挂在嘴角的几分焦虑几分抱歉的那种暗笑。总之,他的预期目的达到了。

半个月后,箱男的事 A 差不多忘了。只是上班去车站途中想抄近路时,他心里总像有什么事似的,不知怎的总是避开了以前走惯的小胡同。另外就是,他还没彻底改掉早上起床和外出进门后先要往窗外瞟一眼的老习惯。要不是想起自己的冰箱该换新的了,他这些习惯迟早也会改掉的。

谁都知道,带冷冻室的新冰箱,商店是连同包装纸箱一块交给顾客的。而且,这种纸箱的大小还正合适。取出冰箱,看到眼前的空纸箱时,A 的记忆突然复苏了。他听到了鞭子抽打般的声响,觉得时光倒流了两个星期,那气枪子弹又嗖地一声弹了回来。A 心中顿时乱了,想赶快把纸箱收拾起来。可是,想归想,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。折腾了半天,他只是翻来覆去地洗了洗手,擦了下鼻子,漱了一阵口而已。也许是那颗弹回的气枪子弹在作怪吧,它冲破了 A 的头盖骨,在脑袋里绕了几个圈。已经把他的神

经搅乱了。他扭头看了看四周，拉上窗帘，随后哆哆嗦嗦地试着钻进了纸箱。

里面很黑，防水涂料散发出一股清香。不知怎的，他觉得这地方非常令人向往，这种向往像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思念。他真想从此就在这里面待下去。不到一分钟，他清醒过来了，几分不乐意地把没收拾的纸箱放到了一边。

第二天下班回家后，他苦笑着用刀在箱上挖了一个窗，这回是从头上套下去试了试，又立即把纸箱扔到一边。现在，怎么也苦笑不起来了。他实在不明白，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不过心脏的剧烈跳动告诉他某种危险即将来临。他对准墙角，使劲地——但又有分寸地——向纸箱猛踢了几脚。

第三天，这次已经不那么冲动了。他钻进纸箱，从挖好的窗口瞧瞧外边。昨晚为什么那么冲动，现在已经记不得了。能清晰感觉到的，就是自己心理的变化。不过这种变化，感觉也不坏。四周所有东西上的刺都脱落了，一切显得那么圆润。现在他才意识到，从前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，原来浑身都生着意想不到的刺。这些刺一直给自己造成无形的紧张。墙上的污迹、胡乱堆放的旧杂志、带天线尖尖的小电视、电视上积满烟头的牛肉罐头盒，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浑身生刺的。或许，对冰箱包装箱那种盲目的先入之见也该丢掉才是。

在此后的一天里，A 罩着纸箱看了电视。

到冰箱买回的第五天，只要是待在家里，除吃饭、大小便、睡觉外，A 都是在纸箱里度过的。除掠过一丝良心上的自责，他并没有感到呆在里边有什么不好。相反，他觉得这样自然得多，舒坦得多。甚至对自己已经厌烦了的孤身生活，他也觉得是因祸得福了。

第六天，也就是换冰箱后的第一个周末，A 家里没有客人，自己也不打算上哪儿去。他一早就钻了进去。在这里边，他觉得自己心平气和，不过好像还缺点什么。中午前后，他总算弄清自己追求的目标了，于是马上跨出家门，风风火火地从这家商店走到那家商店。回家时，他满载而归——便盆、手电筒、热水瓶、野炊餐具、胶布、铁丝、小镜子、七色广告颜料、几种不加热就能吃的方便食品……用胶布和铁丝对纸箱进行加固处理后，他抱着刚买回的成套用品，一头扎进自己修筑的城堡。现在，用餐也好，方便也好，都不用出来了。A 在纸箱内壁，也就是窥视窗的左壁吊上小镜，借着手电的光，先用广告颜料把嘴唇涂成绿色，然后在眼睛四周描出层层展开的彩虹圈，红色做内圈。这会儿，他的脸与其说像人，不如说更像鸟或鱼什么的。也有点像从直升机上俯视游乐园时看到的那种风景。对着小镜，他仿佛看到自己正从这风景中匆匆逃离，只留下小小的背影。他心中充满了满足感，这恐怕是与纸箱最协调的化妆了，自己终于成了配得上这容器的内在物。他怀着几分兴奋，在纸箱里稍稍手淫一阵后，第一次就这么套在

纸箱里，靠着墙安然闭上了双眼。

第二天，冰箱买回一周了。就在这天，A套在纸箱里，蹑手蹑脚地走上了街头。而且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若是说A有什么过失的话，那过失只不过是：对箱男他比别人多在意了一点。不要对A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。只要你在心里描绘过类似下边的美景，怀抱过类似下边的梦想，哪怕是只有过一次，就不要以为A离自己很遥远。这梦境就是：世上有这么一座不知名的都市，它所有的大门都向不知名的市民无条件地敞开着。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人，你也不用防范或戒备；不管你是双脚朝天地倒立着走也好，在路边席地而眠也好，都不会遭人斥责；你可以随意叫人停下来，而不需经任何人许可；你喜欢唱歌，那就尽情地唱吧，唱够了，想什么时候就可以在什么时候混进不知名的人流。如果你果真梦见过这样的情景，那就意味着你已面临着与A相似的危机。

所以我奉劝各位，切莫轻易将枪口指向A。

只怕万一

我这人有点啰嗦，再说一遍，我现在是箱男。下面谈谈我自己吧！

这会儿，我待在县道三号线的运河桥下，边躲雨边写这份手

记。我的表不太准，现在时间是五点十五分左右，这雨是一大早就下起的，夜空正用它那漆黑的裙摆掠着大地。放眼能看到的，只有渔业协会的仓库和村储木场。看不见人家，也看不见行人，过桥卡车的前灯也照不到我这儿。写字用的光，来自吊在箱顶的电筒。也许是这光的缘故吧，本该是绿色的圆珠笔字，看上去却接近黑色。

海边的雨，发出一股狗喘的气一般的怪味，雨又细又密，歪来扭去地洒落在地上，好像空中悬着一台转动的喷雾器似的。在这儿避雨，并不那么合适，桥下的内空太高了点。不，要说不合适，并不是在这儿避雨不合适，而是哪儿都不合适——一个箱男，在这个时候，待在这个地方这事本身就不合适，不合情理。就拿这电筒来说吧，用它本身也是不必要的浪费。我们这些露宿街头的人，用的东西几乎都是拾来的，要用的东西也都捡得到。可电池这类消耗品就不同了，它没捡的。也就是说，为写几个字就用电筒，这种奢侈我们本不应享受。最近路灯多了，灯泡瓦数也大了，光质也好多了，能边躲雨边看报纸的地方多得是。

那么，我这会儿蹲在这箱男本不该来的地方干吗？而且都两个多小时了。这事得先讲清楚。当然啰，无论怎么解释，我都没把握让你们信，反正你们是不会信的。不过，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事实终归是事实，我也拿它没办法。告诉你们吧，我的纸箱要卖了，而且是换五张万元大票呢。我就是为这笔交易来的。这会儿